

香港傳真

中信泰富政治暨經濟研究部
中國稅務雜誌社綜合研究組

No. 2009-16

2009年3月6日

奧巴馬的美國夢是美夢還是噩夢？

商務部研究院 梅新育¹

以一個有穆斯林背景的肯尼亞移民之子、一個甚至尚未完成第一屆參議員任期的政界“菜鳥”而當選美國總統，巴拉克·侯賽因·奧巴馬（Barack Hussein Obama）的“美國夢”堪稱登峰造極；而“登基大典”預計高達1.5億美元的開支、五百萬人的觀禮人數，以及美國民衆對新總統前所未有的高支持率、非洲47國外交官將在華盛頓“自發”舉辦的聚會，又充分顯示了他身上寄託了多少人的美夢。然而，他的美國夢最終究竟是美夢還是噩夢？這一切尚待嚴峻的事實來檢驗，而從不少方面來看，無論是其他

¹ 本文原寫於2009年1月19日奧巴馬就職前夕，在印《香港傳真》前又作了些修訂、補充，但除了奧巴馬提名閣員遭遇波折的註釋材料之外，補充的材料都是講述歷史問題的，因此仍然沿用原稿奧巴馬就職前的口吻，也未更新他上臺後的經濟數據。

國家，還是美國本國人，對此都不宜期待過高。

一、別國無需對奧巴馬自作多情

奧巴馬（Barack Obama）勝選令其支持者們欣喜不已，自不待言。在國內，美聯社和GFK民調機構的一份聯合民意調查結果顯示，美國民衆對奧巴馬的支持率遠遠超過了數十年來任何一位即將入主白宮的人，65%的受訪者認為他將成為“超過平均水平”或更優秀的總統，其中28%的人認為他會成為“傑出”的總統，而里根、老布什、克林頓、小布什的這一數據分別為51%、38%、56%和47%，更有71%的受訪者認為他第一年任期內經濟便可好轉。²更突出的是，這次美國大選出現了少有的國內支持率與國外支持率高度一致，以至於有人稱奧巴馬是第一個各國共同選出的美國總統，國外衆多奧巴馬“粉絲”也為之雀躍，奧巴馬祖籍所在的肯尼亞甚至為此於2008年12月6日全國放假一天，以“慶祝奧巴馬參議員以及我們國家歷史性的成就”，因為“這是意義重大的一天，不僅對美國，而且對我們肯尼亞也是，奧巴馬參議員的勝利是我們的勝利，因為他的根在肯尼亞。我們都為他的勝利而驕傲”（肯尼亞總統姆瓦伊·齊貝吉語），肯尼亞還從2009年1月16日開始在其父親的故鄉舉辦貫穿他整個就職典禮的“奧巴馬文化週”，這個已於1月9日宣佈進入“糧食緊急狀態”的國家還特意向該地區貧民們送了五千噸玉米。然而，短暫的狂歡之後將是什麼？我們必須深入思考。

對於絕大多數非美國人而言，可以斷言，無論奧巴馬“粉絲”

²〈民調顯示美國民衆對奧巴馬充滿期待〉，《參考消息》2009年1月18日，第3版。

們多麼稱許他的“酷”，冷靜的治國者們都不應對他的政策過度自作多情。肯尼亞人不必指望他就任美國總統之後會給肯尼亞帶來什麼天上掉下的餡餅，相反，他的經濟刺激計劃需要在債券市場上籌資更多，對肯尼亞這類發展中國家借款人的擠出效應也會更強烈；我們是美國第二大貿易夥伴、最大的貨物貿易逆差來源地，更是美國某些勢力眼中的最大潛在競爭對手，相應也就更須冷靜。

僅就經貿關係而言，我們需要記住，當代中美經貿發展史在一定意義上又堪稱貿易摩擦深化史。中美經貿摩擦在雙方建立正常經貿關係之後不久就開始了。1979年7月，中美兩國簽署《中美貿易關係協定》；當年，美國便單方面宣佈對中國七大類出口紡織品實行限額。近20多年來中國經濟迅速發展，使得美國高度重視中國市場的潛力，前美國貿易代表巴爾舍夫斯基女士因此將關於中國“入世”的中美雙邊議定書稱為“克林頓政府談判的近三百個貿易協定中的皇冠寶石”；中國迅速成長為出口鉅人又使得美國國內的一些利益集團倍感威脅；在美國貿易政策轉向公平貿易的背景下，中美貿易摩擦隨著中美經貿交往規模的迅速擴大而愈演愈烈，遍及紡織品、服裝、農產品、反傾銷、知識產權、人民幣匯率安排等諸多領域，美國成為與中國發生經貿摩擦最多、最激烈的國家。

近年來，以美國經常項目收支逆差為表現的全球經濟失衡空前嚴重，中國則是全球最大貿易順差國之一，是美方統計的美國最大貿易逆差來源，中美經貿爭端有激化之勢。1893~1970年間，美國貨物貿易一直是順差；其後，逆差成為美國貨物貿易的常態。1971~2006年間，除1973、1975和1997年之外，其餘歷年美國貨物貿易均為逆差，且逆差規模增長驚人，2007年達8193.73億美元，2008年1~11月為7512億美元（美國商務部統計）。與此同時，中美貿易差額的地位日益突出。按美方統計，中國從2000

年開始成為美國最大貿易逆差來源地，2000~2007年對華貿易逆差分別為838億美元、830億美元、1031億美元、1240億美元、1620億美元、2016億美元、2326億美元和2563億美元，2008年1~11月為2465億美元；2006、2007年和2008年1~11月，對華貿易逆差分別佔同期貨物貿易逆差總額的27.7%、31.3%和32.8%。

在這種情況下，作為一個中國人，作為一個中國商務部門研究人員，我不能不關注美國新當選總統的對華經貿政策。不可忽視的是，與麥凱恩相比，奧巴馬的自由貿易色彩要淡漠得多，早在競選期間，他關於壓迫中國提高人民幣匯率、監督和限制中國紡織品出口等言論就在中國外經貿部門引起了關注；但同樣需要注意的是，在包括對華政策在內的對外經貿政策上，奧巴馬的一些競選主張具有空想色彩，因而可行性不佳，對我國的潛在威脅也就相應沒有看起來那麼大。

以奧巴馬在人民幣匯率上的主張而言，他主張提高人民幣匯率以便為美國製造業“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問題是他的這項主張不僅不符合現行國際貨幣體系和當前國際經濟形勢的基本特徵，而且與他的終極目標相互衝突，不可兼容。

首先，從現行國際貨幣體系基本特徵來看，美國的貨幣霸權是經濟霸權的最高體現，經濟霸權是其政治和軍事霸權的基礎，政治和軍事霸權又反過來鞏固其經濟霸權。這樣，當次貸危機局限於美國國內之時，市場參與者們紛紛“逃離美元”，它對美元匯率發揮的是削弱作用；一旦山姆大叔將這場自己國內的危機搞大成為全球危機，市場參與者們必然要“逃向美元”而抬高美元匯率。

機構投資者為彌補虧空和在去槓桿化浪潮中償還到期債務而大力變現抽回投資，進一步加大了美元對包括人民幣在內其他貨幣的升值壓力。由於次貸危機在雷曼倒臺之後急劇昇級，機構投

資者們大面積、大幅度虧損，即使昔日經濟危機中的贏家——對沖基金，已經發展到了 1.7 萬億美元規模，這回也在危機大潮中著實實地嗆了一口水：行業 2008 年前十個月虧損 15.54%，其中涉足股市投資的對沖基金虧損幅度近 20%。11 月情況更加糟糕，前索羅斯基金管理委員會交易員創立的衛星資產管理公司 11 月份損失超過 10%；知名經理 Dan Loeb 管理的 Third Point Offshore 基金在 2008 年前 11 個月虧損 28.24%，其中 11 月單月損失 2.6%。明星級對沖基金經理人肯尼斯·格里芬（Kenneth Griffin）管理的城堡投資集團（Citadel Investment Group）曾經是盈利時間最長的對沖基金之一，這個 11 月則損失了 13%，2008 年累計虧損 47%；……特別是一些從事新興市場投資的基金，虧損更為顯著，788 中國基金（788 China Fund）一年前還是當年表現最好的基金之一，2008 年累計下跌 95%，從而“榮登”跌幅榜冠軍。

就總體而言，根據總部位於新加坡的對沖基金研究機構 EurekaHedge Pte 的統計，2008 年 11 月份全球對沖基金業損失 640 億美元資產，其中對沖基金業淨損失 180 億美元，對投資者的清償損失 460 億美元。10 月份中，對沖基金資產縮水 1100 億美元至 1.65 萬億美元。至此，用於追蹤對沖基金業表現的一項指數已經連續第六個月下跌。尤其令人心驚的是，該行業虧損率有逐月擴大之勢：9 月，對沖基金平均虧損幅度為 7.9%；10 月，上昇到 9.4%。面對此情此景，難怪投資者掀起了贖回風潮，東京對沖基金顧問公司 Tozai Investment Advisory Ltd. 的資產高峰時曾達到七千萬美元，現已在贖回潮中全部化為烏有，公司為此關門停業；倖存者則紛紛限制贖回，甚至完全停止贖回。

不僅如此，機構投資者、特別是對沖基金之類高槓桿投資者，他們投資操作的槓桿比率一般都非常高，二三十倍的槓桿比率不

足為奇，換言之，也就是他們的運作高度依賴銀行貸款。而在次貸危機惡化的情況下，商業銀行惜貸傾向嚴重，只收不貸，包括機構投資者在內的借款人無法繼續借新還舊的做法，只能大量償還到期債務。

這樣，在彌補虧空和償還到期債務的壓力下，機構投資者變現抽回投資的壓力何其沉重，可想而知。正因為如此，我們看到，2008年次貸危機初起，亞洲新興市場經濟與美國“脫鉤”論風靡一時，亞洲和“金磚四國”貨幣兌美元顯著升值；2008年第二季度以來則恰恰相反。2008年前九個月人民幣市場匯率上升，10月份在次貸危機急劇惡化背景下，雖然國內經濟走勢橫向比較很不錯，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反而逆轉；就是這個道理。根據國際清算銀行11月4日公佈的數據，10月份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指數為112.1，2008年以來升值13.5%，10月份當月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升值3.08%，但對美元貶值0.11%，對日元貶值8.04%，是依靠對歐元大幅升值14.6%、對英鎊升值13.1%才維持了實際有效匯率升值。在12月份的第一週，人民幣兌美元更出現了連續的跌停板，在國內外引起了廣泛關注。而11月份中國出口海關統計數據同比減少2.2%，12月份同比下降2.8%，環比下降3.3%，引起了國內外廣泛關注，相信其中有相當一部分不過是借助低報出口方式實現的變相資本外逃而已。

此外，奧巴馬的終極目標是儘快結束次貸危機，重振美國經濟，但他如果真能改善美國經濟，美元還將進一步走強。當前條件下，如果要讓人民幣兌美元升值，方法很簡單：解散美軍，將美國軍事霸權讓與解放軍；放棄美元國際貨幣地位；放棄美國政治霸主地位；……做到這些，美元匯率必定直線下跌，筆者也極其樂於見到這些，未知奧巴馬先生有意如此作為否？

二、奧巴馬能否挽救美國國內危局仍在未定之天

Change We Need ! Change We Need ! — 不要說對於外國人，即使對於美國人而言，奧巴馬那動聽的“變革”的口號背後究竟能有多少實在東西，也需冷靜看待。大多數美國投票者選舉他，是因為期望他這張新面孔能夠帶來某些新政策，從而帶領他們儘快走出當前的經濟危機。畢竟，根據美國全國經濟研究局（NBER）商業週期測定委員會的結論，美國經濟已於 2007 年 12 月步入衰退，目前危機從金融部門向實體經濟部門的傳染正日益加劇，製造業指數連續四五個月收縮；2009 財政年度（2008 年 10 月至 2009 年 9 月）頭三個月聯邦政府赤字 4852 億美元，超過 2008 財年全年約 4450 億美元的歷史最高紀錄；州和地方政府財政更是普遍極度惡化，甚至美國人公認的“黃金州”加州也於 2008 年 12 月 1 日進入財政緊急狀態，州長阿諾德·施瓦辛格（Arnold Schwarzenegger）近日更聲稱該州可能在“幾週內破產”，以至於奧巴馬尚未正式入主白宮，就不得不先跑到費城召開州長會議，接待哭窮的一千州長；……

毫無疑問，目前這場 1930 年代以來最嚴重的經濟金融危機必將對世界經濟體制走向產生深刻影響，正如 1930 年代大危機標誌著計劃經濟體制和凱恩斯主義的全面興起一樣，這場危機即使不是“撒切爾~里根革命”的徹底終結，至少也意味著“撒切爾~里根革命”的沒落。無論是法國總統薩科齊今日反危機對策與其昔日競選政綱完全背離，還是奧巴馬那富於“新政”色彩的競選政綱，都表明了這一點。然而，奧巴馬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實現他的競選政綱，仍然存在衆多不確定性。

首要的約束因素是他的行政能力。在美式政體下，總統的競

選政綱、他當選後會切實努力推動的政策、他能夠通過立法程序最終付諸實施的政策並不是一回事，這三者不可能完全重疊，重疊程度取決於總統的行政能力，亦即他“擺平”各派政治力量貫徹自己意志的能力。近 80 年前，在高舉“新政”大旗入主白宮之前，富蘭克林·羅斯福已在海軍部助理部長和紐約州州長職位上經受了歷練；可是，在這個方面，奧巴馬的經歷是一片空白：他這一生迄今工作和生活範圍都距離一所美國最好大學不超過十英里，甚至於他挑選的閣員也多少都具有這種色彩，以至於他的內閣號稱“常青藤內閣”——截至 2008 年 12 月上旬，奧巴馬已提名 35 名高級政府官員，其中 22 人擁有常青藤聯合會成員院校、麻省理工學院、斯坦福大學、芝加哥大學或英國名牌大學的學位；他的從政經歷不過是州參議員和聯邦參議員，而參議員職位的基本特點就是坐而論道，他最好的管理經驗不過是長達兩年的總統競選，沒有任何可靠的證據足以證明他具有像樣的行政能力。而且，直到 2004 年他才以聯邦參議員身份登上全國政治舞臺，這也就意味著他在政界根基淺薄，“擺平”各派政治勢力的實際能力受限。那麼，我們如何確信他有能力推行他的競選政綱？

美式民主政體的最大問題之一，就是有很高傾向選拔出相貌英俊、更有個人魅力、更具有電視表演才能而不是更有實際才幹的人，以至於競選組織者也必須順應現實。從前兩年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派出一批“美女刺客”空降各地議員選舉大獲全勝，到這回美國大選中麥凱恩不得不選擇資歷淺薄、聲名不彰卻有選美冠軍資歷的佩林作為競選搭檔，都表明了這一點。但治國畢竟不是藝人能夠勝任的工作，僅僅在這一年裡，從韓國總統李明博、我國臺灣地區領導人馬英九到泰國新任總理阿披實，這些競選中的“人氣王”在危機中表現出來的實際管理能力如何，有目共睹，

反倒是此前不討人喜歡、英國民調幾乎一致公認很快就將下臺的英國首相布朗在危機中展現出了臨危不懼、力挽狂瀾的才智。那麼，奧巴馬究竟屬於哪一類人呢？他正式就任前提名的商務部長比爾·理查森因一手製造李文和冤案而遭到華人社會抗議，最終因涉嫌權錢交易醜聞而被迫退出提名，此事至少可以表明他在提名閣員這樣的大事上考慮不夠周到，政治經驗欠缺，而且也暴露了他擺平華盛頓政壇的能力還有問題。³

其次是他的經濟刺激計劃在財務上的可行性。美國國會預算局 1 月 7 日曾預測，2009 財年美國聯邦政府財政赤字將創造 1.2 萬億美元的紀錄；奧巴馬的經濟刺激計劃可能另外還需要投入八千億美元。為此，美國政府需要在債券市場上大量籌資。然而，多年來美國政府已經不得不高度依賴海外債權人認購才能完成債券發行，在今天的經濟形勢下，在奧巴馬的某些競選言論已經嚴重刺激其最重要海外債權人的情況下，海外債權人還會那樣義無反顧地為美國聯邦政府“埋單”嗎？

第三，他的某些政策主張固然有助於矯正美國經濟的某些時弊，並贏得更多的選票，卻有可能加劇美國經濟的另外一些痼疾。例如，他提出要給 95% 的美國家庭減稅，同時向歲入 25 萬美元以上的高收入家庭增稅；麥凱恩主張對適用於大多數納稅人的長期

³ 奧巴馬提名閣員被迫、主動退出者之多，在歷史上極為罕見。除了理查森退出商務部長提名之外，他提名擔任衛生與公眾服務部部長兼白宮衛生政策辦公室主任的前南達科他州聯邦參議員湯姆·達施勒（也是奧巴馬本人的政治導師）、提名任白宮首席績效官的前財政部助理部長南希·基利弗均因漏稅退出提名，且達施勒退出之前一天奧巴馬剛接受媒體採訪表示對他“完全支持”；奧巴馬提名的第二個商務部長格雷格因與奧巴馬“分歧不可調和”而退出提名，以至於奧巴馬正式就職一個月之後商務部長職位仍然空缺，可見奧巴馬的知人之明和駕馭華盛頓官場能力在歷任總統中均非上乘。

資本利得稅和股息稅繼續執行下調後的 15% 稅率，奧巴馬則表示希望至少能將這兩項稅率提高到 2003 年下調前的 20%，甚至更高。自從 1980 年代“撒切爾~里根革命”以來，無論是初次分配體制，還是稅制所代表的二次分配體制，其總體發展趨勢都是加劇美國的收入分化，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又進一步給這一趨勢火上澆油。根據美國國稅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公佈的最新統計數據，2006 年美國 1% 最富有人群在全國調整後總收入中所佔份額達到了 20 年來的最高點，甚至有可能是 1929 年以來的最高點；同時，這個群體的平均稅率跌到了至少 18 年來的最低水平，他們在稅負中所佔份額雖然有所上昇，但增速不及其收入所佔比例的增速。

根據公佈的數據，2006 年，1% 最富有美國人在全美調整後總收入中所佔比例為 22%，高於 2005 年（21.2%），更遠遠超出 1988 年的水平（15.2%），為美國國稅局嚴格記錄對比數字 19 年來之最。美國國稅局以往的數據顯示，上一次達到 2006 年的水平是在 1929 年（亦即資本主義世界迄今最嚴重經濟危機爆發的那一年），但收入計算方法改變使得研究者難以精確比較這些數據。2006 年，基於調整後總收入的美國 1% 最富有人群平均稅率為 22.8%，略低於 2005 年，為連續第五年下降，該群體平均稅率 1996 年為 28.9%，1988 年為 24%。這個群體在 2006 年所得稅總額中所佔比例為 39.9%，高於 1988 年時的 27.6%，但在公佈數據的最近五年中，他們收入所佔比例的增速要快於其所得稅所佔比例的增速。

收入水平分化嚴重，給美國經濟和社會兩個方面都帶來了不容忽視的後果。強化稅制的“再分配”色彩，實屬必要。然而，與中國國民儲蓄率過高不同，美國的問題是國民儲蓄率過低，而高收入者儲蓄率較高，奧巴馬這樣的主張假如付諸實施，很可能將惡化而不是改善美國的國民儲蓄率。無論是美國國內投票支持奧巴馬的

人，還是我們這些關注美國走向的外國人，都不能忽視這一點。

三、奧巴馬當選是否會成為 美國社會分裂的里程碑？

不僅如此，上述分析都是基於一個隱含的假定進行的，即假定奧巴馬當選不會給美國政治和社會帶來任何不確定性，但這個假設是不成立的。“文明的衝突”！——一個黑人當選總統，對美國賴以立國的盎格魯~撒克遜文化和種族基礎而言無論如何是一個鉅大的衝擊。一個多民族國家，國家元首可以是少數民族，但他必須認同多數民族的主流文化，否則結果必然是動亂，乃至國家覆亡，社稷傾頽。從西晉到羅馬帝國，直到奧匈帝國、蘇聯和南斯拉夫，他們的命運無一例外表明，一國立國必須具備足夠堅實的文化和民族基礎。我們不要天真地幻想一個國家能夠僅僅建立在一種意識形態之上，而不需要種族和文化認同。信手拈來一頂“種族主義”的大帽子給人扣上，固然方便，卻無助於真正解決任何問題。

作為一個堅定的民族主義者，作為一個初中便閱讀了全套線裝《史記》和《隋書》的老資格歷史愛好者，我深信華夏文明的優越和深厚潛力，在政治和文化領域都自覺而堅定地抵制美國的滲透，我也不止一次與美國人唇槍舌劍地交鋒；但我同樣確信，倘若美國當初賴以立國的不是盎格魯~撒克遜文化以及與此相應的種族基礎，這塊目前（注意！我這裡說的是“目前”而不是“永遠”！）叫做“美利堅合眾國”的土地絕無可能在世界上擁有當今的地位。

不完全的真理，即只有一半符合真實情況的說法，比完全的假話更能誤導他人，而以下兩種說法就是如此：第一種說法是聲稱美國是一個移民之國；第二種說法是說美國特性僅僅界定於一

套政治原則，即“美國信念”。然而，正如塞繆爾·亨廷頓指出的那樣，在美國歷史的大部分時間裡，多數美國人都不是對移民持友好態度，也不曾認為自己的國家是“移民之國”；美國不是一個移民之國，而是一個盎格魯~新教定居者建立的定居者社會，是定居者先創建了美國，然後移民才來到美國；⁴ 18世紀末美國的人口爆炸主要並非吸收移民所致，而是來自本土人口異常之高的出生率。⁵ 美國能夠順暢地吸收大量移民，關鍵在於它作為“熔爐”同化移民的能力；然而，一旦依靠部分真實構建起來的多元文化史觀和相應政治觀主宰社會，使得各少數族裔不是靠認同主流文化傳統而贏得上昇渠道，而是依靠認同不同於主流文化傳統的少數身份而更能贏得上昇機會，美國社會的統一能力也就開始動搖了。須知一個國家、一個社會的長治久安之道從來就是“合眾為一”，“合眾為眾”不過是暫時苟安之術，南斯拉夫和胡耀邦式的“分一為眾”更是自取滅亡。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看到，前些年黑人把持的美國某地方當局通過決議，凡有蓄奴記錄者一律不得被用作歷史紀念人物，按此標準，包括國父華盛頓在內的大部分美國開國元勳全部遭禁；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在1998年2月洛杉磯的墨西哥對美國金杯足球賽上，賽場成為墨西哥國旗的海洋，任何打出星條旗的人都會遭到噓聲和石塊、水杯、啤酒杯、水果的襲擊；⁶……這種意識形態已經發展到了逆向歧視的另一個極端，即只能抨擊白人和白人文化，而不能抨擊黑人和黑人文化。美國人如果拿政治人物開涮，倘若吊起的是身為白人的麥凱恩的玩偶，那就不會有

⁴ 塞繆爾·亨廷頓：《我們是誰？》新華出版社2005年，第34~50頁。

⁵ 塞繆爾·亨廷頓：《我們是誰？》第39~40頁。

⁶ 塞繆爾·亨廷頓：《我們是誰？》第5頁。

什麼事；如果吊的是奧巴馬的玩偶，種族歧視、種族主義等大帽子立刻就會扣上頭來。⁷

是的，奧巴馬在 2004 年 7 月美國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上的那篇主題演講聽起來相當觸人心弦：“我們的國家不是一個黑人的美國，不是白人的美國，不是拉美裔人的美國，不是亞裔人的美國，而是美利堅合眾國”；⁸ 可是，無論是奧巴馬自己以往的從政經歷，還是這次大選的結果，都不能證實他這些動聽的言辭，而是相反。在其自傳《無畏的希望》中，奧巴馬自己就招供了，他是依靠黑人資助從政壇起步的：在首次競選最初階段籌集到的第一筆 50 萬美元中，接近一半來自黑人企業和黑人職業者；是一家黑人擁有的電臺 WVON 第一次在芝加哥的電波中宣傳他的競選活動；是一份黑人擁有的新聞週刊 N’ Digo 讓他第一次登上雜誌封面；當他競選需要一架公務機時，是一個黑人朋友把自己的借給了他；……⁹ 在最終投票中，奧巴馬僅僅贏得了 43% 的白人選民，卻贏得了 96% 的黑人選民和三分之二的拉丁裔選民。須知，所有這些政治支持最終都會尋求物質或政治上的回報，而在投票支持奧巴馬的那些非白人選民、特別是黑人選民中，大多數人想要什麼樣的回報呢？

⁷ 據路透社報道，2008 年萬聖節前夕，西好萊塢住宅區內一幢獨立屋的主人把麥凱恩形象的玩偶放在煙囪頂上，並在四周放了一圈假火焰，其競選副手佩林形象的玩偶更被用繩子拴住脖子吊在外牆上，其“作者”莫里塞特公開聲明這僅僅是萬聖節的惡搞，之所以選擇麥凱恩而不是奧巴馬，是因為把一個黑人玩偶用繩子拴住脖子吊起來涉及“種族歧視”（轉引自〈美國萬聖節惡搞未來總統〉，《環球時報》2008 年 10 月 30 日，第 9 版）。從報道來看，當事者純屬無聊之輩，但這樣一個無賴敢於無視共和黨支持者整天的電話騷擾和市長普朗的公開譴責而放肆地侮辱白人總統候選人的人格，卻恐懼被加以子虛烏有的“種族歧視”罪名而對惡搞奧巴馬敬而遠之，美國社會逆向歧視問題之嚴重，由此可見一斑。

⁸ 引自奧巴馬：《無畏的希望》，法律出版社 2008 年，第 158 頁。

⁹ 引自奧巴馬：《無畏的希望》第 164 頁。

毫無疑問，黑人民權運動是一場偉大的人權運動，但唯物辯證法告訴我們，任何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任何偉大運動都是泥沙俱下、魚龍混雜的。從美國國家的立場看，黑人民權運動從一開始就不乏極端勢力參與，如號召建立“黑人民兵”；主張把美國劃分為黑白兩個國家並實施絕對的種族隔離；黑人伊斯蘭教運動打著“回歸祖先文化傳統”旗號興起，意在與基督教傳統的美國徹底劃清界限，卻絲毫不顧伊斯蘭教本是阿拉伯人征服者、奴隸主強加於黑人的；等等，他們將對種族歧視的鬥爭引向了對美國國家的仇恨。有些黑人民權領袖甚至不分青紅皂白地向其他種族中的黑人民權運動支持者開火，如詹姆斯·福爾曼 1965 年發表〈黑人宣言〉，要求白人教堂和猶太教堂向黑人支付五億美元“賠償費”，而教堂恰恰是民權運動的熱情支持力量。¹⁰

在黑人民權運動興起初期，暴動的壓力有助於迫使當時強大的白人種族歧視勢力讓步，但在極端思潮驅動下，黑人民權運動中的一些重大事變往往在其他種族中造就不少無辜的受害者，甚至黑人自己也不能倖免。底特律本是美國名列前茅的繁榮城市，但 1967 年 7 月 23 日那場“南北戰爭以後最大規模的國內暴亂”（亨利·福特語）成為底特律盛極而衰的轉折點，這場暴亂將那一年席捲美國 32 州 114 個城市的黑人暴亂推向了頂峰，暴亂中全市到處縱火，11 天內火警多達 1600 起，第 12 街的 18 個街區和大河路的三英里內一片焦土，三大汽車業鉅頭全部停工停產，死亡 43 人，受傷數千人，7200 人被捕，當時的美國總統出動五千兵力方才鎮壓下來。¹¹ 底特律白人中產階級由此開始大規模逃離，市區人口銳減，時至今日，

¹⁰ 威廉·曼徹斯特著：《1932~1872 美國實錄（光榮與夢想）4》，商務印書館 1993 年，第 1484 頁。

¹¹ 威廉·曼徹斯特著：《1932~1872 美國實錄（光榮與夢想）4》，第 1517~1518 頁。

底特律已經極為衰敗，市中心區近乎“鬼城”。1992年洛杉磯種族騷亂起因固然是法院陪審團判決毆打黑人羅德尼·金（Rodney King）的白人警察無罪，但無辜的亞裔社區也淪為打砸搶燒的受害者，一方面給黑人們本來不乏正義的反抗塗上了不可消除的污點，另一方面也向我們發出了警告。須知，壓迫者和被壓迫者之間的劃分絕不是一成不變的，壓迫者轉為被壓迫者，歷史上從來不乏其例。

公開主張暴力對抗美國社會的黑豹黨已經衰亡，1995年10月16日由黑人伊斯蘭教組織“伊斯蘭國”（Nation of Islam）及其領袖路易斯·法拉罕（Louis Farrakhan）在華盛頓組織的黑人“百萬人大遊行”（Million Man March）似乎也已成遙遠往事，但在數十年來眾多黑人民權領袖們的帶動下，太多的黑人群眾已經習慣於指責他人的“不公”，習慣於向哪怕是善意指出自己族群缺點者扣“種族主義”大帽，習慣於不斷索取“肯定性行動”（Affirmative Action，又譯作“平權措施”）之類額外優惠待遇，卻不肯正視自己的缺點，¹² 不肯正視他們所要求的“肯定性行動”優惠已經構成了對白人和其他少數族裔（特別是勤奮卻缺乏政治能量的亞裔）的歧視、剝奪，不肯依靠自我奮鬥改變自己的命運；而一個群體既然已經形成了這樣的心態，有了這樣的言行

¹² 這種傾向由來已久。1965年11月，知名參議員丹尼爾·帕特里克·莫伊尼漢（Daniel Patrick Moynihan）提出了莫伊尼漢報告，依靠詳實的事實和嚴密的邏輯論證，這份報告指出，解決黑人社會內部問題的最現實做法是首先消滅奴隸制度的最壞遺產：黑人依賴福利救濟過活，離婚率比白人高40%，私生子數量駭人聽聞，佔黑人嬰兒比例高達四分之一。這份報告談到的事實無可爭辯，但黑人社會不能正視現實，黑人領袖們不僅給報告扣上種族主義宣傳的帽子，而且指責報告作者為“法西斯分子”（見威廉·曼徹斯特著：《1932~1872美國實錄（光榮與夢想）4》第1484頁；奧巴馬：《無畏的希望》第174頁）。今日美國黑人社會非婚生子女氾濫成災，有材料稱私生子佔黑人兒童比例高達70%，這種諱疾忌醫的做法至少要承擔部分責任。

前科，他們會企圖為自己的政治支持索取何等回報，可想而知。

在這個問題上，奧巴馬及其夫人的常青藤高校背景說明不了太多問題，他在競選中與發表反美、反白人言論的精神導師賴特牧師斷交也不過是一種暫時的姿態，既然他最堅定的政治基礎是黑人，那麼，一旦美國種族矛盾激化迫使他作出非此即彼的選擇，他唯一的出路只能是選擇自己最堅定的政治基礎，即使他內心對這個群體懷有負面看法。看看中國五胡十六國的歷史，就不難明白這一點。五胡十六國時期，由於西晉軍隊主力覆滅，國家政權敗亡，近三百年間，漢族人民遭到各色胡人一輪又一輪慘無人道的屠殺、壓迫、剝削和侮辱，中華文明一度如同羅馬瀕臨滅亡。難道當時的那些胡人領袖都缺乏漢文化修養？不！首先帶領匈奴人起來推翻西晉王朝的劉淵本係和親漢室公主直系後裔，自幼居住漢地，從小刻苦好學，師從上黨名儒崔遊學習《詩經》等經典著作，深受正統漢文化熏陶，七歲時母親去世時表現出的孝道令宗族部落嘆賞不已，充分表明他的道德觀念和禮儀近乎完全漢化。甚至到起兵反晉之時，他建立的政權也以“漢”為號，他也確曾努力重建一個符合中原制度、規範的政權，一旦聽聞部將劉景將三萬多漢族百姓趕入黃河淹死，立刻大發雷霆將其降職。然而，當他所依靠的匈奴等五胡士兵普遍肆意屠殺、擄掠漢人時，他最初的勸阻無濟於事，很快就不得不聽之任之，放棄自己從小學習、深入骨髓的漢家儒法，全面恢復野蠻落後的匈奴舊制。

即使在美國國內，許多人也對奧巴馬懷有深刻的疑忌，而且恐怕程度不同心懷疑忌者構成了美國社會“沉默的大多數”，即使他們內心深處的疑忌往往被片面的輿論宣傳所掩蓋。美國《海軍時報》2009年1月2日報道，從2008年12月1日到8日，美國各軍種報紙聯合調查了1900名現役軍人，結果顯示有六成官兵

對即將接任三軍總司令的奧巴馬表示“不確定”和“悲觀”。有關報道對此擺了一堆原因：奧巴馬宣稱就任之後將在16個月內完全撤出駐伊美軍；支持廢止“不許問、不許說”軍規，讓同性戀公開從軍；……¹³ 其實，這些不過是泛泛之談，恐怕還有一個更加深刻卻礙於“政治正確性”而沒有公開形諸於口的疑忌——奧巴馬的身份以及他給美國國家根本性質帶來的潛在不確定性。是的，美國在紙面上有“軍隊不干政”的傳統，但我們必須認識到，這項傳統是當年“馬上打天下”創建美國的華盛頓確立的，倘若由傑斐遜之類文人來主導推行這類戒律，多半會失敗。而且，這種傳統僅僅在國家的國體沒有遭遇挑戰時才具備約束力，一旦國體遭遇根本挑戰，這種戒律的約束力將煙消雲散。當年南斯拉夫瀕臨解體之際，一名阿爾巴尼亞族士兵下崗回營時用衝鋒槍對睡夢中的戰友大開殺戒，令當時的筆者震駭不已；如果美國社會裂痕加深、擴展到一定程度，美軍與政府的關係、美軍內部會發生怎樣的事變？美國陸軍戰爭學院客座研究員、退役上校內森·法瑞爾已於2008年11月中旬發表了〈瞭解未知：國防政策發展中的非常規戰略衝擊〉報告，明確指出：“如果嚴重暴力活動在國內蔓延，軍方勢必要調整其政策重點，為維持基本秩序與公民安全而有所行動”，¹⁴ 美軍第三機械化步兵師也已從伊拉克回國，果真僅僅是為了對付全面經濟危機時期可能的社會動亂？

麥凱恩的失敗，很大程度上源於媒體對奧巴馬的偏愛。早在奧巴馬那本《無畏的希望》出版之際，《時代》週刊就將他選為封面人物，標題赫然是〈為什麼奧巴馬能成為下屆總統？〉在競

¹³ 轉引自〈六成美軍對奧巴馬當三軍司令沒信心〉，《環球時報》2009年1月4日，第8版。

¹⁴ 萬鈞：〈美陸軍報告建議“對內用兵”惹爭議〉，《青年參考》2009年1月3日。

選期間，媒體對奧巴馬的偏愛更是暴露無遺，以至於麥凱恩的競選團隊對這種不公平的競爭大發怨言。讓我直言一句吧！任何行業的從業者都有該行業普遍存在的優點，但也有該行業普遍存在的缺點，而無論中外，媒體從業者普遍存在的一個缺點就是對事物缺乏深入的瞭解（這一點又往往是該行業職業特點所決定的），卻依據自己某種先入為主的理念而將期望當作現實，美國媒體對奧巴馬的偏愛未嘗沒有把自己的期望當作現實的成分，而這些期望中至少有一部分屬於自欺欺人。正是這種自欺欺人卻又無遠弗屆的宣傳造就、助長了相當一部分白人虛妄的道德優越感，似乎投票選一個黑人擔任美國總統就能夠讓美國在道德上高人一等，才讓奧巴馬得到了 43% 的白人選票。是的，美國學者、美國媒體人完全可以自作多情地說，奧巴馬是黑白混血人，因而不是黑人，並據此謳歌美國種族融合的“偉大成就”，¹⁵ 正如當年蘇聯政府大力宣揚蘇聯已經形成了統一的蘇維埃民族、舊有的民族分野已經泯滅一樣；但是，讀一讀他的自傳（雖然這些以他名義出版的作品未必完全由他自己執筆），就可以知道這種說法與他自己的認同完全背離。奧巴馬夫人在 2008 年 2 月為丈夫助選期間脫口而出的那句話“這是我成年以後第一次為我的國家感到自豪”，恐怕不僅僅是失言，而是她內心深處真實思想的暴露。

美利堅合眾國的“底色”是什麼？它靠什麼維繫在一起？儘管“政治上正確”的“種族主義”之類大帽子可以暫時壓制這些

¹⁵ 美國權威大報《華盛頓郵報》網站 2008 年 11 月 30 日刊登了記者瑪麗·阿拉納的文章〈他不是黑人〉，文中這樣寫道：“在我看來，貝拉克·奧巴馬不是我們首位黑人總統。他是我們首位跨種族、跨文化的總統。他不僅僅代表著非洲裔美國人的成就。他是種族之間的橋樑；他是寬容的生動象徵；他是一個標誌，標誌著嚴格的種族劃分必須廢止。……”——轉引自〈奧巴馬是首位黑人總統嗎？〉《參考消息》2008 年 12 月 10 日，第 12 版。

敏感問題，儘管嚴峻的經濟形勢大大沖淡了這個問題的緊迫性，儘管美國人可以對俄羅斯學者伊戈爾·帕納林的“美國六塊論”大加撻伐斥之為胡言亂語，但美國面臨的這個問題已經空前嚴峻，美國人遲早必須正視而無法迴避。奧巴馬的認同究竟如何？美國社會不同群體對他認同的期望是什麼？一旦他們發現奧巴馬的認同不符合自己的期望，他們會如何反應？奧巴馬究竟是美國的馬英九還是美國的陳水扁、甚至劉淵？美國社會在冒著鉅大的風險去探索這些問題的答案。“在 2000 年，外國出生的人在美國人口中所佔的比例略低於 1910 年。可是，身在美國而心卻在別國的人所佔的比例，很可能高於美國獨立以來的任何時候。”¹⁶——在《我們是誰》一書中，新近去世的傑出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如此寫道。我精讀過他那名震世界的《文明的衝突》和《我們是誰》兩本著作，評價其為“江統《徙戎論》的現代美國版本”，江統因《徙戎論》被晉武帝司馬炎嗤之以鼻而抱憾千古，塞繆爾·亨廷頓也在他有生的最後日子裡看到了奧巴馬當選，不知他去世之時心情如何？

“美國夢”！“美國夢”！——作為美國歷史上第一個黑人總統，無論執政的最終下場如何，奧巴馬已經實現了他的“美國夢”，不少黑人也在他身上寄託了自己的“美國夢”，可是不同人的“美國夢”往往南轅北轍，這場同床異夢的“美國夢”對於整個美國而言究竟是美夢還是噩夢，我們且拭目以待，但我相信，起碼，奧巴馬上任之後的“蜜月期”未必能比馬英九、李明博上任之後的“蜜月期”長多少。而且，這個“白宮童話”的泡沫吹得越大，破滅之後“粉絲”們的幻滅感也就越強，潛在反彈的壓力也就越大。

¹⁶ 塞繆爾·亨廷頓：《我們是誰？》第 5 頁。

主要參考文獻：

（西晉）江統：《徙戎論》；

王希：〈多元文化主義的起源、實踐與局限性〉，《美國研究》2000年第2期；

（奧）路德維希·馮·米瑟斯：《自由與繁榮的國度》（1927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

（美）威廉·曼徹斯特著：《1932~1872 美國實錄（光榮與夢想）4》，商務印書館1993年；

（美）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新華出版社1998年；

（美）塞繆爾·亨廷頓：《我們是誰？》新華出版社2005年；

（美）奧巴馬：《無畏的希望》，法律出版社2008年；

管克江等：〈一個美國黑人的權力之路〉，《環球時報》2008年11月6日，第7版；

〈“美國大選觀察”專題〉，《財經》2008年第23期；

《參考消息》有關各期；

《環球時報》有關各期。